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十八

淮陰王鳴鶴　編輯

斬馬政說

王鳴鶴曰成周司馬氏掌邦政蓋重武備以平定中夏威服四夷軍國之要務孰加于此故周官所載馬政詳哉其言之嘗是時因田賦出爲馬日蕃息上下兩利焉嗣是而後漢制牧于民而用于官唐制牧于官而給于民宋制始牧之在官旣藉之在民最後則市之於戎狄其利弊得失歷歷可考

見巳　本朝兼用前代之制酌量經畫豈不欲貽良法於永永乃其流弊侵淫莫知底止燕代齊魏之墟編戶養馬百姓竭力傾産以供芻報一馬斃斃三子償之不足萬一倖免三尺而逃亡且纍屬焉互市之馬徙費中國金繒而皆羸多以下駟應之即不然而或飼以泥沙或釘其脊項餂索高價方入關而斃不旋踵適重爲邊兵累此又今日之大患也嗟乎養馬以資軍用資軍用以衛人民而顧令民困軍困若此識治體者其何深長思哉

馬政

易說卦乾爲大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胡一桂曰乾爲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爲馬在春爲良夏爲老秋爲瘠冬爲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

吳氏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爲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彊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震爲雷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

蔡淵曰陽鼓于下故爲雷氣始亨故爲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顙額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博所謂的顙是也

坎爲水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鬣下畫爲馬足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

邵文莊曰易之爲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無所不有而於馬獨詳焉孔子爲乾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象而爲大畜又取乾之象以薦馬畫以天地開動靜莫健如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而論之健而不息者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良良者稟純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於坤之牝者雖曰具陰之質而其所以爲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爲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推至於馬則其

質之良齒之老形之肅色之異性之偏無所不具以身馬之爲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爲治具者也

周禮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邵武熊曰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爲名而獨于夏官府以馬名焉者蓋以見國之大事雖在於戎而戎之大用則在于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文事而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設所以平諸侯正天下無馬則無以駕車整而以爲禮無馬則兵以整戎行而以卽戎將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賦其馬四匹之類平時散之民給勞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就蓄在官養之半何以如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說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衞文公承喪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一至騋牝三千君以制度論之衞以諸侯之國又以殘亂之餘其他國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齊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既又兼并今之中國卽古之中國萬古盡天地間萬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幽萬古北人物咸謂之世叚天子畿內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諸侯國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馬四千匹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今而一邦之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覆古者一家歲周畜時不聞其之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亦問其爲善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遼絕哉顯然不特成周盛時爲然也若夫古之衞地卽今之懷慶章德大名滑濬等郡之境魯地卽今之兗州寧海齊密等處之境衞乃有牝之騋者至於三千壯而小者不計焉魯乃有牲之絕者至於十六色牝而賢者不與焉孔子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爲政在人則是爲馬政之興舉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其地之牧馬宜於

古而不宜於今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騋[illegible]也

雨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言夙駕說（舍止）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

朱子曰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旣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當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朱子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邱文莊曰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　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祭馬神而於州縣皆立馬神廟本諸此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牡馬在坰腹幹肥張貌林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黑身白跨有皇黃白曰皇有驪純黑有黃黃[illegible]純赤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臧善也其二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蒼白雜色有駓黃白雜色有騂赤黃有騏青色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

才(才力也) 其三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青驪驎曰驒驎今連錢驄) 有駱(白馬黑鬣) 有騮(赤身黑鬣) 有雒(黑身白鬣) 以車繹繹(不絕貌) 思無斁(厭也) 思馬斯作(奮起也) 其四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陰白雜毛) 有騢(彤白雜毛) 有驔(豪骭而白) 有魚(二目白似魚) 以車祛祛(彊健也) 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朱子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

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邸文莊曰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蓋馬有牝牡而形質有高下瘦幹有肥瘠馬之牝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使所育者皆駿驥之種馬之牡者取其腹幹必肥而張使所駕者皆驃騎之良衞之馬詩人詠其牝之騋魯之馬詩人頌其牡之駉意者說于桑田者不分牝牡舉牝最高者以見其餘之皆然牧于駉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與焉各隨其毛色而分別之以見其旅舉拘此也雖然牧馬者將以資車馬之用固必以壯馬為貴然非其牝之良則亦不能以致其馬之強而盛也觀詩之騋特言牝而不及牡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 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值 掌質馬馬量三物 量其才質之高下而知其價 一曰戎馬 供武事 二曰田馬 供田獵 三曰駑馬 下材而供

冗事者皆有物賈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馬不馴者以羈維之禁其奔踶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謂戎事賞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賈書其齒年毛色及價直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死者償之更價也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死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筋骨來償不計價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償雖皮肉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鄭玄曰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歟

呂文莊曰周人之馬貴於民周官以爲馬質

價之爲言平也專以賈平馬之價直盡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有強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槩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加意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責其倍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詐僞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爲官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于民而收之於官然後散之于軍官府無復有償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

俱受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賠償如故而兩北之賠苦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擇乘養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日乘一師四圉養馬日圉三乘爲皁馬十二匹皁一趣馬下士一人主之三皁爲繫馬三十六匹繫一馭夫中士一人主之六繫爲廄馬二百十六匹廄一僕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廄成校六馬各一廄共成一校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一校分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六馬其五皆良惟駑馬一當得三倍良馬之數也

鄭玄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也

吳澂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其成一皁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馬大備也

鄧文新曰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爲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爲闌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因謂主馬者爲校人職校人所掌者皆於乘養而爲皁爲繫爲廐而後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馬之屬註謂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竊以爲不然謹考馬質量馬三物一曰戎馬鄭此戎馬也二曰田馬鄭此田馬也三曰駑馬鄭此駑馬也其所謂齊馬者以駕齊車者也齊車云者先儒以爲王者自整齊之車所謂道馬者以駕道車者也道車云者先儒以爲王行道德之車意者馬之足力齊者則擇以爲一類而謂之齊馬之範驅馳

者則擇以爲一類而謂之道獸且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鄭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爲育種者爲一類可供戎事者爲一類毛足齊一者爲一類善於馳走者爲一類可供田獵者爲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爲一類故人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爲一類而其有六類焉況所掌者上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事可想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爲先後世乘輿惟牡是用漢人乘牝者爲世所擯况以駕天子之輅乎鄭氏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馬者賈公彥謂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竊以爲古人質樸所謂種馬者安知非謂牝哉吳澂謂馬之至良可爲種者邱葵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爲種善者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爾又何牝牡之拘哉蓋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牝則多馴焉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慮其或有奔踶而致傾覆耳後世馬準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

者未嘗用牝而其所謂牡者又往往去其勢斯純
其凡道馬之所以不蕃類者坐此故也蓋讀衞詩
所謂騋牝三千言
牝不言牡可見矣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邦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

鄭玄曰此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廐一閑諸侯有齊
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皆分為
三等

賈公彥曰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每馬各分爲兩
廄諸侯無大夫馬直一廄不分左右

吳澂曰閑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校
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
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邱文莊曰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
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

矣後世在官之馬雖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則人君雖有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脩復古者王馬之政修舉廢典凡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於牡則芻豆不徒費而國馬日以蕃息矣

春祭馬祖執駒拘馬二歲也駒曰駒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臧僕善也冬祭馬步神為馬災害者獻馬講見成馬於王

頒馭夫馭車者

鄭玄曰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無令近母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也先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故騬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馬文莊曰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專之于人

蓋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馬然馬之於物所以遂其性者雖係乎人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藉以相之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蕃息壯哉此歲周所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謝有所攻秣飼習焉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人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蓋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 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馬神廟亦屬人意也但所謂秣芻攻特藏僕講馭夫之政有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附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以藉其用矣或曰春之執駒秋之藏僕冬之講馭夫無非馬政也而獨于夏之攻特謂之頒何也蓋特之為言壯也攻之為言治也鄭司農所謂騬之是也韻書騬搭也俗謂之騸馬之駒者春則拘執之使其體全而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者夏則攻治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踶齧是以所牧之馬神全而力壯性馴而質良然後簡擇其飼養之人練習

其駕馭之卒此所以獨謂之趣也意者六馬之中惟種與駕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歟不然所謂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牡少其牝之多耶此特寡之何所也

趣馬趣趨馬者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音稅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吳澂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為六等也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分而頒之也居謂牧放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邱文莊曰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飢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温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處廄外則在牧而有病八月之後湯在地中則在廄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主買賣者二人徒十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齎醫馬之齎）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賣也）之入其布（泉也泉部錢也）於校人

賈公彥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乘治之者謂騎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寄死生非但於人爲然而於畜類亦莫不然也周官設巫馬之官專掌疾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蓋以馬之疾難見必騎步之以發其疾而後驗而療之也其疾雖主於乘治然其以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因人焉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專主於巫禱也　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獸醫蓋得周人意也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可考

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玄曰頒之者授圉人以牧也孟春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屬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

邱文莊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甸即今之草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人得馬政必歸之農焉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豈不以農政既修則馬政自舉乎我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標擇有水草處以為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他可牧請一

切役之並爲厲禁政令異門欲行

厲人教師之之政泉而措之云耳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駣句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鄭玄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駣始教乘習之也三歲曰駒攻騬之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蹶動搖則括中耳後遂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充之也此九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庑也馬冬

獻馬

鄭文莊曰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藩之以蓐春之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蔬穢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焉冬之寒也則煖之以廄夏之炎也則凉之以廡其養也若無異于人則其馬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鄭文莊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養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徒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效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牛騰羅之馬而遊牧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核多寡也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陳澔曰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猶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布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稽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牧養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僕也及七騶咸駕載旌析羽曰旌

旅龜蛇曰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撲朴夏楚也北面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

孔穎達曰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班馬政乃命戎僕及七騶等皆以車馬駕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陣

鄧文彪曰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故與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設行陣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論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與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呼三代之兵人與馬俱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不成而武不至黷也云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有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土

陳文兆曰古人調養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非有不濟周孝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閒而馬大蕃息是知爲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承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

華五監長丞

邸文淮曰太僕闕官掌輿服位出入大帝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財給于漢焉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于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京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也

漢初鑄莢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與醇同駟

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時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

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伯（卽仟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中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萬餘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出塞者不滿三萬匹

〇元鼎時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旣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時令郡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駉曰漢初循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于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姚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氏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至馬者有罪有以爲侯匿馬而厩斬者有以民貳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騶駁負出至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之制也

邱文莊曰林駉之言西漢之馬政始末盛衰之故于此可見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

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邱文莊曰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邱文莊曰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廄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邱文莊曰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也在岐豳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

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二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兩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閒用民所不耕者豈止二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畜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考唐志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因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由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皆不專在岐豳涇寧也蓋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息至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于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廏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監州三監於嵐州

邸文莊曰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閑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

邸文莊曰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廏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欵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以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擧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閒至七十

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蕓錫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馬文莊曰議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復都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甚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散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攻財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當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閑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還官經理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利害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制以爲　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

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廄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眞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三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駉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券馬

太宗時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齊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邱文莊曰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何爲哉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何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中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并民有矣其疆界之設此誠不可不爲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將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

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槀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

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北歸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牧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孔文莊曰覽疏引猗頓畜牸之事尤為切於事情由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為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身又生身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覽又言中國之馬食於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牧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稗處之以

汗種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時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鄆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

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群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收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地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懲庶幾數年之後馬畜

蕃盛

歐文莊曰我

朝舊有國海之大北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等夏之地北其後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別兵也未嘗之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馬操習豫備之具耳司牧行者往往以之為要掌院請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哉不行先子之政而驟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處無事之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書曰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當閑暇之時而豫為之處置務之於古驗之於今廣詢于眾謀不拘泥於株守其間必有一不虧官不擾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無害者出焉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

夫鬭然聚忽然散雲奔飈馳杪後掠前此馬之長也
强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逢大呼薄戰
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
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
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惟用步所
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邵文莊曰中國之馬不如虜馬之良非徒無其良
種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從孫武
備內裝者良外善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矣
而説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
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請損馬
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祁之言蓋有得于

周人薄伐之意中國所以制馭夷狄者其策誠莫有過焉者也請於西北沿邊一帶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為重扼要害為主惟限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僥倖多使不敢窺不必深入十兵步入五騎二騎以為奇而驍騎必精徒之足步以為正而伍伍皆徒鬬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內可以寬保戶之孳生外可以免驛上之賠備

英宗時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

單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文兆曰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 國家承平日久正居安思危之日修政舉廢之時惟求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為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倣徹嘉養之規修廢牧之所修廢牧之所堪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支兌之等寬追賠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時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買馬法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寶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畜馬於編戶責其孳息郎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役將可繼乎

邱文莊曰彥博並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若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為有見蓋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羣聚之相資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之家各繫一馬而欲其生息固難矣況求其皆良乎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為今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

年會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爲五路委監司經畧

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邱文莊曰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計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此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理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為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粟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甚矣假令百姓遇力孳産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行擾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驅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

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則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償而明歲又生生者栽培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今日府京畿河南山東之弊致莫此為甚 朝廷建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為根本尚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之而不為之區處可乎謀治體憂深思遠者所當為之軫念也

哲宗嗣位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于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

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
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
收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
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
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
草地疑誰俱存使臣牧卒太平猶在稍加招集措置
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
哉

馬文莊曰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未
人始創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

爲戶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于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昔者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利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嘆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變置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驟致於熙寧之弊誰能如元祐之改轍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隷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井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

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駉曰監牧之置團廄以蓄之使人以視之殊得以特部落有方則以遲往之種耳否則責市於夷狄而臨棄於中國此李覺之所以慮也

邱文莊曰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于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與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時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

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隷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赤齊用之良策也

邱文莊曰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　本朝於四川設茶馬司一陜西設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盡聚諸我疆麋之士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令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按史雖自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為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謹邊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階黎皆置使此皆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遞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廐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夷狄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于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國向以騎士無所施

今縣雜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邱文莊曰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焉

朝馬政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戎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牧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京營官馬騎者皆于其所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營隸於都金吾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二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僕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

外設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
馬司以茶易番夷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
朝牧馬之制大率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
征行暫用調足雖不至于大乏絶然求其如前代
之盛累累成羣則未聞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
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
內地而今日則用之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
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備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
未及于民一旦救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
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稽
用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請
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
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
隰可以闢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
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
則爲之勾補厩舍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
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種有
不良則爲之求良遊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謂蒔

各有其法俾簡閱按成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
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爲一定之法俾之
永遠遵守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色責故
不如法之律必愼擇其官而假寬士卒必務遺實
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牧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
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
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
大爲民害神宗有見　彥博之言而詔卸安石之
說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於甚
也今日之獘已詳之於前矣然所處置者將議以
行於畿甸五郡耳爲一可以通行請查算天下馬
數某在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
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閒用地
并可以爲草場馬廐者假如某某縣原額民若干里
戶若干丁若干某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
與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踏實以開然後因其已
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
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

即以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里長十人馬千
匹今即教凡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近或十
村五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以五六十家七
八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數力者一
人爲廐長年老者一人爲廐老其力不能養馬者
數人爲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圃及長槽大率每
歲春耕之候廐長徧諭馬戸每領馬一匹者種稗
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廐長驗之有不種者聞官
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
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
圃之中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萁即以爲糞豆
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其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
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
必求其良萬此飼死未償之馬五分責其三償其
二以孳馬種凡馬孳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
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板
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若其時
者有罪凡一日餧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

者有罰其房牙必冬暖而夏凉其牧養必早放而
晚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
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與各家人自
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舉頭管領騍馬一百匹
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
酌爲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餘數
者除以補往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
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廐生駒多許從
廐聞官以壯來易每廐兼畜驢騍以馬爲準牝馬
二十畜牡驢一牝驢四所生或驢或騾其數報官
有爲遞運者有般運官物許於各廐起借無事之
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月計傭收以資餘飼之
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點視府官則歲一行太
僕寺官則以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瘦
月則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
芻豆有不及數羈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
者治以罪是使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上
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若中

有以致馬致之不失大暑排此蟲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該將之因事制宜諸偏裨也若夫瘦損羸損之法其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賠償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餵養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餘揀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軍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之死損數目並不推除然一年之中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產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貌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於帳印齒踰十二或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推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眾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積蓄其餵飼如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領草料則嚴為之法不許變賣及移換易他有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識

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弱疾病及其人棄餧不理飼借與人騎載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其債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責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横死而人免陪償矣是其罪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内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蕃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乘之之爲愈也蓋騎射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餧秣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爲廄旂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但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餵養置大圈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騎則撥其所騎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韉就彼乘騎無事之時聽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羸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

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創業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洮岷其間歷宣大關延綏寧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止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皁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人不幸而生於邊塞天苦寒而地磽瘠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責其出身以為中國防邊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逐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餽援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戰兵率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奇大率步十而騎二一步

第一萬騎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非驍勇
不以爲騎挑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遠其出拒之
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
而馬亦易於蕃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
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
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
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
之長以制之馬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制自然
屈服於我矣 國朝馬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
散於本部其見於諸司職掌者有四曰廐牧關換
折殺收買其餘廐俵等項各有事例今具列于後
若內廐馬匹則掌於御馬監云

廐牧

凡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專一提調牧
養孳生馬騾驢牛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
十戶共養一匹原係騾馬歲該生駒一匹若人戶不
行用心孳牧致有虧欠倒死就便着令買補選官
每歲將上年所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本寺每遇

年終比較或𤼵監官員怠惰或人戶奸
頑致有馬匹瘦損虧欠數多依例坐罪

計開

太僕寺　南京太僕寺　遼東行太僕寺

定遼左衛　定遼右衛　定遼中衛
定遼前衛　定遼後衛　鐵嶺衛
東寧衛　瀋陽中衛　海州衛　蓋州衛
金州衛　復州衛　義州衛　遼海衛
三萬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中屯衛　廣寧前屯衛　廣寧後屯衛
廣寧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廣寧中衛　寧遠衛

遼東苑馬寺　永寧監　清河苑
深河苑

山西行太僕寺

太原左衛　太原右衛
太原前衛　平陽衛

鎮西衛　汾州衛　安東衛
振武衛　朔州衛　潞州衛
保德州千戶所　山陰千戶所　沁州千戶所
寧化千戶所　馬邑千戶所

陝西行太僕寺　平涼衛　慶陽衛
秦州衛　固原衛

陝西苑馬寺　長樂監
開成苑　安定苑　廣寧苑革
廣寧苑　黑水苑添

靈武監　清平苑　萬安苑
定邊苑革　慶陽苑革

同川監　已上四監俱革　天興苑　永康苑
嘉靖苑　安勝苑

威遠監　武安苑　隴陽苑
保川苑　秦和苑

熙春監　康樂苑　鳳林苑
香泉苑　會寧苑

順寧監　雲騠苑　景平苑
　　　　巡寧苑　永昌苑

甘肅行太僕寺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永昌衛
　涼州衛　莊浪衛　鎮番衛　山丹衛　西寧衛
　肅州衛　古浪千戶所　鎮夷千戶所　莊浪千
　戶所

甘肅苑馬寺　甘泉監　廣牧苑　麒麟苑
　　　　　　　　　　溫泉苑　紅崖苑

祁連監　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安監　和寧苑　大川苑
　　　　寧番苑　洪水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臨川監　暖川苑　宗水苑
　　　　巴川苑　大海苑

宗水監　清水苑　美都苑　永川苑　黑城苑

計每年比較地方

太僕寺　南京太僕寺

計三年比較地方

遼東苑馬寺　山西行太僕寺　陝西行太僕寺

陝西苑馬寺　甘肅行太僕寺

南京應天衞　南直隸宣州衞

山東　濟南衞　平山衞　登州衞　寧海衞　成山衞　鰲山衞　靈山衞　安東衞　威海衞　大嵩衞　濟寧衞　臨清衞　靖海衞　奇北千戶所　寧津千戶所　海陽千戶所

膠州千戶所　諸城千戶所
東平千戶所　[illegible]城千戶所

浙江　盤石衛　海寧衛

江西　袁州衛　饒州千所衛

廣東　雷州衛　廉州衛

四川　成都右衛　成都中衛　建昌衛　鹽井衛
建昌前衛　寧番衛　越巂衛　會川衛

湖廣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靖州衛　五開衛
沅州衛　九溪衛　長沙衛　清浪衛
黃州衛　銅鼓衛　永定衛　蘄州衛　平溪衛
永州衛　衡州衛　辰州衛　岳州衛　沔陽衛
常德衛　鎮遠衛　偏橋衛　施州衛　荊州衛
荊州左衛　荊州右衛　襄陽衛　安陸衛
房縣千戶所　竹山千戶所　澧州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瞿塘衛

夷陵千戸所　德安千戸所

忠州千戸所

雲南

雲南左衛　雲南右衛　雲南中衛

雲南前衛　雲南後衛　廣南衛

曲靖衛　六涼衛　平夷衛　越州衛　臨安衛

楚雄衛　洱海衛　大理衛　大羅衛　蒙化衛

景東衛　瀾滄衛　金齒衛　騰衝衛

楊寧千戸所　馬隆千戸所　木密關千戸所

宜良千戸所　安寧千戸所

易門千戸所

相馬說 出安驥集

夫毛物之類衆矣其引重致遠喊托死生者獨馬可稱故其行也無疆聖人所以取象於坤也是故龍駒骨駿爲馬力肅或重之以千金或勉之以十駕惟伯樂能辨之謂其臟腑理其氣血惟師皇能瘳之況茲爲戎事之本代人之勞其利益非淺鮮也今摭舊聞相其骨毛貴賤以別其善惡云

相馬論 出虎鈐經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

里但數其肋得十卽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里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五百里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橫觔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千里尿射過前腳者五百里頭如鳴鳥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駒也放尿槩足者善走腹下毛逆生者亦然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者騖馬也鼻中人字者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

赤者二十歲鼻上有者三十歲鼻上有公王字者二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睛多者膝小多驚目白不深唇不覆口叉淺不健食齒參差不相當皆駑馬也凡馬頭欲如側剝耳欲厚小左耳挪旁主右耳挪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額前錐毛欲濃鬣鼻欲大唇欲緩上唇欲方下唇欲圓口欲紅并方大舌欲如懸鈎胸欲廣雙鳧欲分明蹄欲厚膝欲高前腳欲直後腳欲曲而開腹欲垂陰欲小肚欲方脛欲垂足足欲無毛尾欲毛散尾根欲齊梁骨而

粗汗溝欲深膊際橫文欲分明脊欲平身欲短毛欲細而實此馬之要相也

胳欲滿膺欲平項欲似雞鳴食槽欲寬下唇欲圓
口叉欲深上唇欲方鼻欲寬大面如剝兔眼光有
肉無則傷人眼如垂鈴瞬骨欲圓耳如削筒顖骨
欲聳頂長彎髩鬃欲茸細背欲高脊鞍欲厚青梁
欲平腰要短促覓骨欲平脇扇骨密後看似狗膊
腹欲平尾欲端汗溝欲深尾骨欲短外腎欲小蹊
似琵琶尾欲茸掬後腳欲細曲池欲深鹿節欲曲
節欲近後蹄欲大筋骨欲麁節欲近堂骨欲高腳
大兩實壓定骨細蹄欲圓
腳欲直膝欲圓鐙肉欲厚

馬忌

石灰泥槽損馬繫馬於門上令落駒蓄獮猴能避惡并去疥癬戊寅庚寅日不可作廄作之者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日不取并忌入廄大敗凡養馬之法當擇日時之良而知所忌

馬毛利害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旋毛在吻後者名啣禍白馬黑鬃鞍下有回毛者名

頁屍腋下有囘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名白帶劔汗溝過尾根者名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目闌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前膊外從頂去到脥腮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爪黑面白者以上毛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𦙶膊後近低處毛逆者能行五百里後跟近前低處毛逆者行三百里後前膊到喉中有逆毛者名印綬能行千里兼益主也

口齒訣

一歲駒齒二　二歲駒齒四
三歲駒齒六　四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　六歲肉牙生
七歲所區鈌　八歲六區如一
九歲齩下中區二齒臼
十歲齩下中區四齒臼
十一歲齩下中區六齒臼
十二歲齩下中區二齒臼
十三歲齩下中區四齒平

十四歲咳下中區六齒平
十五歲咳上中區二齒日
十六歲咳上中區四齒日
十七歲咳上中區六齒日
十八歲咳上中區二齒日
十九歲咳上中區四齒日
二十歲咳上下盡平
二十一歲咳下中區二齒黃
二十二歲咳下中區四齒黃

二十三歲豉下中區六齒黃

二十四歲豉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五歲豉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六歲豉上下盡黃

二十七歲豉下中區二齒白

二十八歲豉下中區四齒白

二十九歲豉下中區六齒白

三十歲豉上中區二齒白

三十一歲豉上中區四齒白

三十二歲吱上下盡白

芻水論

凡飲喂芻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者一曰少飲半芻二曰忌飲淨芻三曰戒飲禁芻是故少飲者飢腸休飲足尫羸休飲足妊娠休飲足半芻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飽此謂一飲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教飲沫水休教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潔毛髮須當揀此謂二飲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得飲料後不得飲有

汗不得飲禁芻者膘大休加料料騎少休加料料安暑休

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喂飲而有此三者則馬騾

四時無患任意騎習矣內經云凡乘者一曰行二曰

驅三曰驟四曰馳五曰奔終而復始千里無患病遠

來有汗捧行喘定汗息放鞍即時放騾繫于迎風勿

近含簷移時方喂凡喂者冬暖屋夏凉棚面南拴勿

北槽篩簸豆谷凡有砂石灰塵蛛絲毛髮務于潔淨

日分觀其形狀夜則聽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

疾病有無此謂畜之道也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

脈呼三至唇舌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輪歇后蹄如此則爲無病之狀是喂飲得其則也是故觀外形察內受務水有節飲喂有三使馬騾不致天横而終其天壽也

茵陳散春用 茵陳一錢五分 連翹五錢 防風五錢 俱等分姜酒共煎嚾

消黄散夏用 知母三分 貝母三分 茯苓三分 甘草二分 梔子三分 車前子三分 大黄二分 鬱金三分 芒消一分 蜜水調嚾

理肺散秋用 知母四分 山梔三分 蛤蚧三分 天門冬二分 麥門冬一錢 秦艽一錢 百合一錢 馬兜苓五分 防己一錢 枇杷葉一兩 白藥子一錢 天花粉五分 蘇子五分 乾山藥一錢 貝母五分 各等分糯米粥調嚾

茴香散冬用 茴香一錢 厚朴一錢 元胡索一錢 芍藥一錢 當歸八分 益志仁五分 黑豆一兩 陳皮一錢 川練子三分 荷葉五錢 青皮五分 木通五分 各等分葱白三根酒童便各半盞煎嚾

大七傷散 調理羸牛瘦馬添膘

知母貝母伴防風青皮陳皮用乾姜虎骨芍藥當歸妙瓜蔞桔梗川大黃豆蔻人參破故紙茯苓甘草使茴香茵陳益智香白芷檳榔官桂廣木香木和猪脂煎三沸瘦馬羸牛嚨便康

七補散 治馬七傷及莽時起臥

青陳川楝子乳沒自然銅當歸川紅豆茴香益杏仁芍藥菝官桂滑石鋒木通葱酒同煎嚨起臥效如神

降氣散 治瘡黃

黃芩 黃連 蒼朮 知母 酒炒

黃柏 酒炒 香附子 木香 少許 右件各等分為末

每服二兩溫水一大盞同調嚾

消黃散 治馬一切熱毒及諸黃腫病 知母 黃藥

子 梔子 黃芩 大黃 甘草 白藥子 連

翹 黃連 鬱金 朴硝 右件為末每服二兩

蜜一兩雞子清一雙漿水同調嚾

雄黃散 塗馬黃腫

雄黃 白芨 白斂 龍骨

大黃 右研為細末井花水調勻塗之腫處如乾

再塗之

白芨散 治馬肺熱肺傷喘嗽喘息有音鼻流膿涕

白芨 茵蔯 梔子 甘草 黃連 防風各四兩 杏仁半兩 阿膠二兩 右爲末每服二兩瓜蔞穰一個研細水一升煎三沸飽灌

獨活散 治馬五勞七傷腰胯痛

獨活一兩 羌活一兩 防風一兩 甘草炙一兩 肉桂一兩 黃柏酒浸一兩 澤瀉火黃一兩 當歸半兩 桃仁半兩 連翹半兩 漢防已一兩

右件爲末每服一兩水半碗酒半碗同煎三沸熱

嚾之

當歸散 治馬負重努傷太過毛焦草慢羸瘦病

當歸 沒藥 乳香 血竭 五靈脂 自然銅

同前引嚾之

後溫散 治馬久經陰雨腰胯無力腎經溫痛病

當歸 沒藥 白附子 肉豆蔻 麻黃 白术

青皮 牽牛 蓽澄茄 已上九味爲每服二兩

葱三枝温酒乙盞小便半碗同調草前嚾之

天麻散 治馬破傷 天麻 乾蝎 烏蛇酒浸去皮骨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半夏 防風 蔓荊子 蟬殼 藿香 川烏炮 加射香硃砂膩粉已上一分另貯旋調 右件為末每服三錢入射香硃砂膩粉拌勻溫酒半碗調嚾

硇砂散治馬瘙蹄 硇砂一兩 黃丹二錢 右二味同研為細末羊骨髓調勻搽之

治馬傷蹄方 海桐皮 白芥子 大黃 甘草 五靈子 云臺子 木別子 右為細末黃米一合煮粥調藥攤帛上於蹄上裹之立效

治馬打破脊梁方　馬齒莧　石灰　已上共搗和爲丸陰乾再研爲末椒湯洗淨貼之立效

礬礬散　生薑燒灰　白礬

消毒散治馬誤食毒草口中吐沫悶絕欲死

白礬半兩飛　鹽一兩炒　右爲細末拌勻於舌上塗之久用甘草末二兩水二升煎至一升灌之

急救方行在途間針藥不便用此方治馬起卧

青葱三枝　飛鹽半兩　山胡椒半兩即茱萸也　已上三味共同搗爛好酒一大碗調煎三沸傾出揚去火氣

帶熱嚾之後不住捧行溺之大效

千金散 治馬石傷風及諸風病

蔓荊子 旋復花 白殭蠶 何首烏 桑螵蛸 天南星 羌活 烏蛇 沙參 防風 阿膠 川芎 獨活 天麻 蟬殼 細辛 干蝎 升麻 藿香 右共爲細末每服一兩溫水一盞調嚾之天陰生薑湯一盞同調嚾之

香薷散 治馬熱症中暑

香薷 黃芩 黃連 甘草 柴胡 當歸 連翹 山梔子 花粉

以上等分爲末每服二兩漿水灌

撥雲散治馬眼障 大硃砂一錢 白硼一錢 白硇五分

乳香五分 沒藥五分 爐甘石三錢製 已上共擂爲

末白綿紙羅過三次仍擂入磁罐內用溫水洗淨

眼然後點之

治馬瘟方 獺肝肚肉去糞煮汁灌之

治馬肚熱結寒顫不食方 黃連一兩 白蘚皮末一兩

油五合 臈猪脂四兩 白水一升半調下牽行

治馬卒熱肚脹欲死 藍汁二升并水二升同灌立効

馬黑汗方　人腳下汗襪以水二升洗取汁灌之

馬喉腫　軟物褁刀子露一米刺咽喉即瘥又方以

乾馬糞置瓶中頭髮蓋之以火燒烟出薰鼻中立

瘥　又方以豬脊邊脂伴髮薰鼻中立効

治馬草結方　以白礬二兩爲末和水灌之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　芍藥　黃耆　當歸　芎

藭　白芷　續斷　鹿茸　黃芩　細辛　乾姜

附子　以上各三兩共爲末先灌酒令服五錢日

灌三服續痂至方寸立愈

點馬眼方　青鹽黃𦒷仁　馬牙硝　以上各等分

細研用蜜煎以磁礶盛水浸點之

馬疥瘡方　硫黃　人參　用臘月猪脂麥消及熱

塗之

輔車戰說

王鳴鶴曰善言戎車三百詩言戎車既安而革輅戎輅與夫六等之數周禮及考工記載之甚詳無非所以衛卒伍備戰陣者也三代而後鄭用之以禦北戎晉用之以制羣狄衛青以武剛擊匈奴馬隆以偏箱平涼州及至馬燧吳溆李綱魏勝輩用以成服戎虜爲萬全之策所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此車戰之利其來尚矣然大都宜於平原夷曠之地行則翳以齎載止則環以爲營使敵人

不得千里長驅其勢誠使若地居險隘是坐困之道也故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用車者其可不致審於斯哉至若東南形勢大而山谿之阨塞小而溝塍之分界即有車無所用之而況島夷肆併趨悍慓疾雲合鳥散非步騎之精鋭者不足以挫其鋒刃故易野車爲主險野人爲主此南北之勢異也

車戰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司馬遷曰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龎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邱文莊曰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載革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三萬人也

邱文莊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麗相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闢道也行也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曰陷軍之車

朱子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俴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

梁輈上曲鉤衡者游環靷環也脅驅亦以皮爲之陰揜軌也靷以皮二條爲之鋈續沃白金以沃灌靷環以相接續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暢轂長轂也

我騏騏文馵馬左足白

朱子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邵文莊曰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讀爲絛纓五就其樊纓以條絲飾之而爲五匝建太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鄒文莊曰巾車之路王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苹猶屏也）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元曰此五車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鄒文莊曰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貳車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持扶蔽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關又有倅車以備不測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僨是無傷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與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也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戈長八尺崇爲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曰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曰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

鄭元曰此所謂兵車也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䡊之旁也

邱文莊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勾之勾之實然後殳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衞短短以救長今也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

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步也我車懼其侵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試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死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遮其前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

其中也裏戎師謂

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音讀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雞鳴而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内官親近上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邱文莊曰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是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陳傅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主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乘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偏舍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兩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於太原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要增

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步陣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狥爲五陳卽兩伍專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去羈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甞未敢易
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人以車戰其坐作進
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
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
風可以死則爲子擊之請矢可以無死焉爲虞公
之卿翰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
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於勍敵之人初不迫
於險故如此至戎狄之使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
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逮
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
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
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之法廢矣秦漢以
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
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邱文莊曰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可
施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
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

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其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畫營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爲列國故常有疆埸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蠢賊竊發制之於平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爲四夷宜用我所長以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故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爲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臨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嘗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扼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扼馬有所制而得

行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邱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殺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隘險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邱文莊曰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大抵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處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窒礙者矣雖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兩人居其中案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

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
箱者小車也准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隘隘之地而
且戰且前焉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
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
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欲推行遲滯書謂
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因其制而損以
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
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
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
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
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
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
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疊列以爲營可免
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令
隊伍中二十五人爲五車其於威法無有變更其
於行軍不爲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圓九寸長
　九尺者爲轅轅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輪爲獨
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

爲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横木近輪處斷爲二孔用二小彎木條實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横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累於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爲足與軸等其後横木上施軟蓐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簟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肩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鐵爲利器如耕犁樣冐于交轅之首臨敵用以當敵之馬肩也去轅首盡許又横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旁其前后各爲鐵環四左右各二前係鐵鎖前係鐵鉤聯車爲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於環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鐵鉤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鎖之交左右各加以一大鐶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鐶中而立焉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

將又用木或革為摺疊解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概其車不用彩飾其不可趁斧斷處只用麻繩綁繫每車上各具刀斧斷各一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歷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猊象列戰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鋒利

邵文莊日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標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

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邱文莊曰宋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牛布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貴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

制閫王大智造雷霆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向未聞以車戰取勝況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也哉其車之大者決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力以爲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須於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教習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御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

執軍器夾軍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臣文兆曰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淮北之境蓋此等兵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兩邊藩籬之間險隘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鎗數十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旛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斵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門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搶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翼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開稍憩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

臣文蔚曰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則人自爲之製隨其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爲之不拘拘於古法然善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爲一製爲人推之車數人之力可將者樹牌垂氈列搶架砲每兩必須發數十人畧如勝所製

者舒邊𨿽製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逐賓田所障蔽官軍俾得耕穫戰以爲陳居以爲營收穫以爲藏不爲無益

用車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

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選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捷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太公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

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

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地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禦衝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也

輯用騎說

王鳴鶴曰有步必有騎此用兵之常然步常以正勝而騎常以奇勝故陣法有戰騎遊騎陷騎之設大抵用以衝突馳騁倏往倏來若疾風迅雷掩擊敵人之前後左右以駭其耳目亂其心志使之無所不備而吾以正兵臨之蓋未有不全取勝者雖然鼂錯有云上下山阪出入溪㵎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長技在匈奴自昔已言之矣然則騎戰殊未易談哉況我

國朝二百年來馬政漸弛牧養之法廢蕩之編戶者
鮮孔阜之實得之互市者非乘黃之種一馬或毚
而受牧者鬻子女償之尤不免於橫法病軍洧民
莫此爲甚顧安所取以備戰陣耶方今東北騷動
息肩無日疆埸之士日夕介馬而馳樹木者先溉
其根導流者先澄其源用騎而先馬政此根源之
論今日所宜亟講者也

用騎

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鬭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

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
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
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
羣多設旌旗雜以强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
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
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
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
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
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

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蓊蘙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輯奇伏說

王鳴鶴曰夫將家之用兵有節制如古稱五步六步五伐七伐皆止齊焉此正兵之說也三代之時南巢牧野吾不得而知之矣至于後世兵尚詭道乘其不意攻其無備列陣對壘而不以奇伏制勝者未之有也故法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遂與修道保法之訓載之篇中斑垂不朽此正而奇奇而正用兵之微權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雖然有韓信之畧而先軍水上可以拔趙幟有

孫臏之習而所樹白書可以死龐涓不然者而祗爲項籍之奇王恢之伏爾安能決勝于陷澤而僥倖于馬邑之誘哉方今海上多事召募遍于東南烏合白徒未習訓練所謂鼓之不進金之不退猶慮其在所不免而遽以奇伏之道語之善鼓琴者不能操不調之絃善將兵者不能馭不習之士是在司寄者加之意云

奇伏 出武經總要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爲兵出入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于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多者乎兵法曰凡布

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爲兩奇一千五百爲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爲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爲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
親而離之飽而飢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法之所以為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
羸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
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
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
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
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
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關羽討樊多留兵

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彊而避之者隋李艮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氾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而勞之者吳子亟肄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飢之者晉文困諸葛延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虞而敗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邪徑而趨劍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

因地形以爲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謹視山川原隰之形心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疾如流矢擊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險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

食謬號令也山林翳薈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于懷袖烈火發于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